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文学
艺术
卷

辽海出版社

历代小说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 • 文学艺术卷 •

历代小说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这是一篇将灵怪、侠义和爱情三方面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描写人与神恋爱的浪漫主义作品，但所反映的却是人世间的婚姻、爱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对包办婚姻制度的不满和争取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篇中对龙女的温柔婉顺而多情，柳毅的见义勇为、威武不屈以及钱塘君的暴烈刚强都描写得十分出色。这篇小说对后世影响颇为深广，元代尚仲贤的杂剧《柳毅传书》、明代黄说仲的《龙箫记》、清代李渔的《蜃中楼》等传奇均取材于此。

小说结构严谨，虽情节曲折，但不枝不蔓，非常集中。

《霍小玉传》

蒋防，字子微（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省宜兴县）人。唐宪宗元和年间，因李绅的赏识与推荐，以司封郎知制诰，进翰林院士。唐穆宗长庆年间，被贬为汀州刺史，后又任连州刺史。《全唐文》中收蒋防文一卷，《全唐诗》中收诗十二首，其著作以《霍小玉传》最为著名，作者也因此成为公认的唐代一流小说家。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

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辟，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

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幘，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

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人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容仪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东诒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

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

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谓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裹幄执烛，授生笔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誓毕，命藏于宝篋之内。自尔婉娈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

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覲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悒悒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久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刍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

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鹞衫，挟弓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觐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扶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抢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梳妆。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僦勉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矍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歆。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牧，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

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

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穗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袴裆，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

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遽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钢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觜一，驴驹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

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已，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蓄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本篇是唐传奇中最精彩感人的篇章之一，它细腻地描写了霍小玉与李益恋爱悲剧的全过程，对被侮辱、被损害但又具有反抗性的霍小玉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在门第观念与家族利益支配下抛弃霍小玉的李益则作了有力的揭露、鞭挞，从而批判了封建的门阀制度。作品对霍小玉多情而刚烈的性格刻画得生动感人，特别是她与李益最后会面时所表现出的爱与恨，更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对李益“惭耻忍割”的心理状态表现也相当充分。此外，作品中的配角人物如鲍十一娘、老玉工与黄衫豪士等，也都写得神情毕现，跃然纸上。

此篇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从生活出发，写出了人物性格与社会的关系；另一大特色是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以叙事的委曲和描写的细致见长。

《古镜记》

王度，生卒籍里无考。据文中自述，隋炀帝大业间任御史，七年罢归河东，八年四月在台，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或可疑其即王凝，隋末曾为著作郎。

所著《古镜记》，一卷，是由汉魏六朝志怪进入唐传奇转折时期的代表作品。事虽出隋代，记则实入唐初，开始重视文采意想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了。此篇小说描写古镜许多灵异事迹，虽还未脱志怪流风，然藻绘波澜，已开启传奇委曲华丽的新体。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

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鸛鵒。度即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鸛鵒遽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思恭妻郑氏，蒙养甚厚。嫁鸛鵒与同乡人柴华。鸛鵒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鸛鵒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鸛鵒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絏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絏镜于匣，汝不逃乎？”鸛鵒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絏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谿。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著，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薨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著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

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采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熏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主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

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子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

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

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向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栖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电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蛇形龙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蛟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

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色，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曲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鼉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咒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勣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因过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处。勣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慎为主，礼勣。因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炫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勣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勣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悬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灿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以上，尾头一寸色白，并

于壁孔前死矣。从此疾愈。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于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勣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勣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还河东。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这篇小说是汉魏六朝志怪短文过渡到唐代传奇的转折性代表作品。所叙宝镜的种种怪异，虽然仍属“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于奇异想像中时夹因果迷信，但其“叙述宛转，文词华艳”已远远超过了六朝志怪之粗陈梗概，开创了小说体裁重视人物刻画和意想文采之特色。

小说以宝镜为主线，将若干个独自成篇的小故事连缀起来，浑然一体。为了增加真实感，作者每记一事，都详细记载年月日时，丝毫不苟，宛如实有其事。而一个个故事又都奇幻异常，非同一般。如降伏千年老狸幻化的婢女鹦鹉、宝镜与宝剑争辉、歼灭怪蛇、为百姓疗疾等等，扑朔迷离，真真假假，引人入胜。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叙述宝镜七异之后，转叙其弟王勣（当作绩）携镜出游，降妖伏怪的四则故事，更增加了作品的奇幻色彩。又以宝镜在“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作结，使小说首尾呼应，情节和结构更趋完整。可以说，《古镜记》是一篇“设幻为文”的杰作，亦可称得上是“唐代特绝之作”。

《离魂记》

陈玄祐，生平不详，唐代宗时（766～779）人，撰有《离魂记》。《离魂记》叙述了倩女与其表兄王宙之间一段离奇曲折的爱情故事。这一美丽动人的故事，带有浓郁的神奇色彩。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寢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茱萸县令张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

小说是通过倩娘的离魂与王宙结合来完成他们的深挚相恋的，浪漫主义色彩极浓。尽管宗教中常常提到灵魂、形体，但现实中谁又见到过灵魂？不过是人在受到现实的重压，无由交往时的一种精魂相通，希望它也如现实一般，切切实实地生活在一起，然后再为现实中得不到实现的悲剧，添一点喜剧色彩，画一个大团圆结局，给人以安慰，这便是文中的“翕然”而合。可见这是现实的一种变形，是封建婚姻不自由的曲折反映。

小说情节虽属荒诞，但作者善于把奇幻的情节与真实的细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另外，在小说的结构和情节的安排上，作者也是颇具匠心。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陇西人，大约生于唐代大历十年（775）前后。德宗朝举进士，后为钟陵（今江西南昌）从事，元和八年罢去，在建业（今南京）淹留一个时期，元和十二年夏回到京师。

李公佐在唐代小说家中赫赫有名，他的四篇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和《古岳渎经》全部收入唐人陈翰《异闻集》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其地位时，把他和元稹并列，称为唐传奇中两大家。

李公佐为人好奇，且喜邀游，所以虽然科举道路上不顺利，但怀才不遇使他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漂泊四海又使他逐渐熟悉了世态人情，为其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李公佐的传奇具有题材的多样性和写法多变的特点。他的作品通过神话世界、人世生活和梦境的描写，展现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斗争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

唐代文人相聚，除饮酒、歌舞之外，还有说话、讲故事的 tradition。李公佐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宵话征异，各尽见闻”，为其传奇创作收集了大量素材。其传奇《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